

嘉慶松江府志

松江府志卷十

山川志 水利

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史記河渠志云禹抑鴻水于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郭志

宋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墮

不利欲從武康紆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從

之功竟不立 宋書始興王濬傳

梁中大通二年 舊志作三年吳郡水災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

浙江 舊志作松江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節發吳吳興信

義三郡人丁就役 南史梁昭明太子傳

案是時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  
熟劫盜屢起征戌未歸強丁疏少太子慮吏為人  
農蠶失業善人從役抄盜彌增因  
疏請權停此功武帝優詔諭焉

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隄松江為路唐書王仲舒傳

案蘇州府志云時松陵鎮南北西俱水鄉抵郡無陸  
路至是始通今吳江縣城北三里橋北行至長洲縣  
界七里橋曰古塘自觀瀾鋪至漊浦鋪十里曰石塘  
自漊浦至平望三十里曰官塘自平望南行至秀水  
縣王江涇曰土塘曰荻塘據此  
是隄應在蘇州府存之以備考

吳越天寶八年置都水營使以主本事募卒為都號曰撩

淺軍治河築隄一路徑下吳松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漊

山湖入海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

寶正二年濬柘湖及新涇塘由小官浦入海十國春秋

宋景祐初范仲淹守鄆郡上書宰臣具言水利志

范文正公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諸目姑蘇四郊略  
平處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大湖  
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潯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  
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楊子江而東抵巨  
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  
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  
人必浚飢可不經盡乎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  
松江又使東北入于楊子江入于海也或曰江水已  
高不納北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  
善下耳江流或萬里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  
矧今開畝之流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  
水安得下其間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  
少而退之時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歸于  
海也或曰沙石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歸于  
然新導之河必設諸壩常時局之禦其來潮沙不能  
壅也每春理其壩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局之滯水  
溉田可救煨燭之災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  
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

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如能使民  
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爲其  
勞哉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  
苗米三十萬石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  
捐放者三十萬石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  
役萬人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  
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  
五千石耳量此出較彼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  
陂澤之田動成沙澗導川無益某謂不然吳中之田  
非水不殖淤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濶之然後  
爲功也昨聞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  
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  
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  
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  
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  
矣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然今世有所與作  
極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上之人恐  
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  
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  
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

之利也

案仲淹親歷海濱開濬五湖東南入吳松江東北入于海用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貫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

寶元元年葉清臣為兩浙轉運副使以太湖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洩民不敢訴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

民賴其利

宋史葉清臣傳

案清臣有祭滬瀆龍王文作景祐五年戊寅考仁宗本紀景祐四年後即書寶元元年然元年下載十一月庚戌大赦改元是清臣祭文當在未改元之前故稱景祐五年也

慶歷二年知華亭縣錢貽範開顧會浦及盤龍塘

南畿志

章峴重開顧會浦記縣西北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日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楫去來實為衝要自

山川志

水利

幹山之陽地形中阜積淤高與岸等每信潮吐納才  
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愆澤仍歲  
浦無流津榜人其咨舍舟而徒錢君惻然有濬浦便  
民之志首建斯議明年春由青龍暇江關所求圖上  
其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而錢侯鏡于振舉周覽  
風俗憫時裁凶期于順成刻意溝瀆深然其請乃籍  
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五  
十人以尉孫君專董其役興二月辛酉訖四月辛丑  
始于邑郭終于江濱增深四尺築廣八尺距縣半里  
舊設堰壅壅其上游今則仍貫案圖經縣管塘浦尤  
大者凡五顧會是其一焉次曰盤龍曰松塘曰趙屯  
曰大盈而崧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脈引環漬民  
壤錢君又諭墾田者乘農之隙戶出丁壯咸于願會  
疏導之其或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撤去防庸縱其  
瀆漫自浦而洩匯于大川若騎陽盛怒蘊隆爲虐則  
潴渟潮波分注置剛由浦而入潤流千頃矣于是邑  
之壘老咸聚而言曰茲浦之湮爲我僑病久矣曩時  
字人者雖靡得利害而嗇于經費豈物有通否必待  
其人耶今吾率以和惠浸人髓以鍼石去民瘼與壞  
起廢易于轉圜因民所欲而刊之則圖大垂久之制

孰愈于是哉觀是蒲也則錢  
君政治之淑慝從可知矣

皇祐間知華亭縣吳及時以旱蝗禱于橫山之神得雨蝗  
亦避境至秋大稔乃教民豫修水利以待淫潦明年大  
水阡陌堅完溝洫通利復稔如初

南畿志

嘉祐五年轉運使王純臣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  
相接以禦風濤令縣官教誘殖利之戶自作溝塍定其  
勸課爲殿最

鄭直治  
田書

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縣韓正彥開松江之白鶴  
匯如盤龍之法崇寧中鄭直又濬治之皆爲民利

嘉禾志

熙寧元年六月辛亥詔諸路興水利

宋史神宗本紀

七月命雍元



直自昭文編校治浙西河渠二年十二月頒農田水利

約束

郭志參  
始蘇志

六年十一月命邾賈興修水利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

復言浙西涇浜淺涸當濬浙東隄防川瀆堙沒當修請

下司農貸緒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

宋史河渠志

案宋史熙寧六年杭州於潛縣令邾賈上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漚而基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隄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而吳郡志姑蘇志俱稱熙寧三年崑山人邾賈自廣東安撫機宜上言蘇州水利具書于圖首言六失六得因上其所著書數千言及治田利害七事有旨令賈至兩浙運司與本路提舉倉司同共相度又稱五年十一月除賈司農寺

丞提舉兩浙興修水利然宋史河渠志載直所上書  
在熙寧六年五月神宗本紀三年五年亦不載此事  
故從正史

元祐三年常平使者調蘇湖常秀之人濬青龍江分地程

役常熟丞郭三益所部前期告辦

海鹽圖經

元祐中宜興人單錡論吳中水利略自慶歷二年  
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築松江長堤介于江  
湖之間橫絕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數郡之水乃遇  
以長堤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速自江至海諸港復  
多沙泥漲塞菱蘆叢生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  
皆憂瀾漫宜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  
漲泥鑿松江隄為木橋千所隨橋開菱蘆為港走  
水仍于下流開白蟻安亭二江使湖水經華亭青龍  
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

案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至青龍洩水入  
海昔監司恐走透商稅遂塞此江籠截商稅利國幾

何而湮塞湍流其害實大是時青龍人戶願  
自出錢開濬官吏不與施行安亭今屬蘇州

紹聖中轉運副使毛漸奏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

浦以入海

朱史毛漸傳

案毛漸本傳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賑之漸  
言數州被害卽捐二百萬縑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  
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浦入  
于海開無錫蓮蓉湖武進廟堂港常熟疎涇梅里入  
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及東北道吳江  
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  
患爲

元符三年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

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

宋史河渠志

崇寧元年置提舉淮浙澳牘司官一員凡常潤杭秀揚州

新舊等牘通治之

宋史河渠志

二年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

遇潮沙淤澱隨即開濬

宋史河渠志

案宋史稱確與監司往往被賞人以爲濫明年提刑司言開濬吳松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十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今未退于是原相度官轉運副使劉河等皆坐貶降而郭志與姑蘇志皆云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于海松江正在下流向來潮泥淤塞水溢爲患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海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以常平錢米十八萬三千餘充調夫之費因令飢民就食確躬操畚鍤以先之水道遂通或言飢民就役多死降三秩確曰使役不與飢

山川志

水利

民當駭首就死以此獲愆吾所願也與  
正史稍異然確之言仁人也竝記之

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願委本路監司與諳

曉水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詔吳擇仁相度

以聞十一月復詔陳仲方爲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

積水

宋史河渠志

許光凝奏略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  
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  
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  
四尺其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入浦之力也吳人謂開  
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  
司云云十一月詔云禹貢三江既導震澤底定今  
三江之名既失其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  
路監司選擇能臣檢案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  
以聞

三年兩浙監司請開淘吳松江復置十二牐命諸司再

相度以聞

宋史河渠志

案是時工部謂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洩水遂命諸司再相度

政和元年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創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

州鑑湖租賦

宋史河渠志

六年發運副使應安道言秀之華亭縣欲竝循古法盡

去諸堰各置小斗門

宋史河渠志

案是年以平江三十六浦牐久湮塞詔令守臣莊徽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依舊置牐于是應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先開崑山縣界茜厓塘等六所云云與趙霖相度俱言平江三十六浦故從略焉

宣和元年正月兩浙提舉常平趙霖開修華亭縣青龍江

白白鶴匯至艾祁塘口

其長十三里面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尺通役六十一

萬二千八百餘工

十一月御筆訪聞華亭泖可為田仰趙霖相

度措置圍裹華亭泖

吳郡志

附衛涇與提舉趙霖論水利書略 設山一湖廣袤四十里澤被三郡數十年來湖之闢為田者大半無非豪右之家旱則獨據上流沿湖之田無所灌溉水則無所通洩沿湖被江民田無慮數千頃反為不耕之地淳熙間開掘山門溜五千餘畝乃一湖喉襟由是數十年之害一旦盡除灌漑之利漸復紹熙初忽為中天竺寺指占使司吏輩竝緣為奸遽爾給佃後因民詞再得旨開掘緣冒佃者不曾行遣小人無所忌憚今春復有頑民數輩約從毀撤向來約禁石碑公然圍築浙西多仰陂湖之利非他處比前後圍裹陂湖禁戢甚嚴具載甲令臣僚申請亦多某昨陛辭日曾論此事甚詳少定檢尋得當錄呈也

紹興四年提舉浙西茶鹽王珪開華亭瀕海支河二百餘

里自是鹽得流通田資灌漑

南畿志

崇舊志王珪小傳稱紹興二年珪起家鹽官丞而其開華亭瀕海河在提舉浙西茶鹽之時考未史高宗本紀紹興五年并諸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十五年改諸路提舉茶鹽官為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據此是珪之開河應在紹興五年至十五年之閒浙江通志職官志亦云未審其次舊志云紹興四年仍之俟考

十五年通判曹泳重開顧會浦

郭志

楊炬記略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為巨浸邵使者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于是監州曹公厯覽川原考覩高下訪于父老得顧會浦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于松江案上流得故牐基復得慶厯二年修河記知茲河廢興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蓋厯百有六年河久不流倫壅於殿行為平陸遂以狀請于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

山川志

水利



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以縣令  
簿尉公偃冒風霜率先寮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  
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于北門分爲十部因  
形勢上下爲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  
浦極于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尺據上流築  
兩狹隄因舊基爲牐而新之復于河之東闢治行道  
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淳浸不浹旬  
水落土墳由是斡山東西民田數千頃皆爲膏腴役  
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爲錢以  
綱計二萬五千其他見于前記者茲不錄  
附范成大水利圖序救災捍患之術其大概有二  
曰作隄曰疏水其小概一曰種菱今之墜岸率去水  
二三尺坎壈斷裂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以備糧  
種其勢無餘力以及畚鍤之工秋水時至莫之禱防  
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召新  
租事力愈薄鹵莽增甚宜考紹興二十八年以來被  
水之田其邊鄰湖壤土人所謂搭白之處增築長隄  
使高五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潢潦乾源  
手足所及土皆可取閱春夏半年至秋雨風潮土已  
堅定草芽生之可恃爲安較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

至于夫力則同頃其利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  
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人固當悉力三邊衆戶亦  
合併工夫蓋作隄之說如此崑山之田號爲下濕數  
十年前十種九勞自趙霖鑿吳松江積潦三十年來  
歲無存飢今吳松之利自若而邑中諸港頗有煙鬱  
宜行視出水之港皆決而疏之使水得肆行無留而  
隄岸始爲有用蓋疏水之說如此江東圩埂高厚如  
大府之城舟行常仰視之竝驅其上猶有餘地至水  
發時數十百圍一時皆破其有菱葑外護者則往  
獨存蓋其紛披搖曳與水周旋而不與之忤比其及  
岸已如彊弩之末狂怒盡霽矣菱之能殺木如此菱  
所不產處卽置葑田附之三說具舉無遺策矣使躬  
行阡陌不三日間利害皆在目今誠因農隙稍捐倉  
粟以助作者此命一下見其歡然翕從指顧而成矣

隆興二年知秀州姚憲乞開圍田濬港瀆詔委會措置

宋史食貨志

乾道二年詔秀州華亭縣張涇牘并嚴山東北通波塘港

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修

朱史食貨志

案宋史是年六月知秀州孫大雅言州有柘湖陂山  
湖當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于江東南可達于  
海並海農家作壩以卻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  
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害及並海之田若于諸港浦置  
牐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夫稍大欲  
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于農隙修治之于是以兩浙  
轉運副使姜誥與守臣視之誥尋與秀州  
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乃有是詔  
許克昌濬河置牐碑記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  
年大饑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于道發廩賦粟  
以活飢者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  
皆有堰捍潮可一切決之四湖所儲水宜爲斗門以  
便節減上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誥與令丞行視其  
宜姜侯既受旨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盡得其便利以  
聞曰東南瀕海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  
水使上也今宜濬通波大港以爲建瓴之勢又卽張  
涇堰旁增庫爲高築月河置牐其上謹視水旱以時  
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鹹潮自無從

入也上稱善卽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  
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換日賦材計功既具  
以授之縣令待其銓乃濬河自薛山達青龍江口二  
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岸護  
青墩旁今有青墩港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爲膏腴  
爲甌于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鑿巨石兩  
趾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五尺廣常有六尺凡濬河之工萬  
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  
有一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畚鍤之工伐取運致之  
工總其數七倍于濬河糜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  
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  
日而畢蓋欲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

六年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乞于蘇湖常秀諸州

水田塘浦要處乘農隙作堰從之

宋史食貨志

十五年以兩浙路轉運判官吳炯奏請命浙西常平司  
措置錢穀勸諭人戶于農隙并力開濬華亭等處沿海

三十六浦煙塞決洩水勢

宋史何渠志

案宋孝宗乾道九年後甲午改元淳熙而宋史河渠志乾道二年後載十三年張叔獻言云云十五年吳炯奏請云云下接乾道七年即奏請築堰一條紀年外誤明係史文錯簡考浙江通志職官志內張叔獻吳炯為兩浙轉運副使皆高宗時任疑此二條乃紹興時事然觀高宗本紀及職官志南宋書宋史新編續通鑑諸書皆不載此未敢據浙江通志職官一條更易姑從宋史原文以俟考正

一條見海塘門

淳熙二年立庸田司于平江掠漉吳松江沙泥濬各牕舊

河渠瀆及松江之張涇通於南北俞塘鹽鐵官紹盤龍

蒲匯六磊石浦等塘

鄉志

十年以浙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濬治華亭鄉魚浦

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即開西牯堰放水入泖  
 十三年浙西提舉羅點以崑山華亭之間潑山湖洩諸  
 水道土豪口以為田水由是壅奏請開濬有旨命點躬  
 親相視開掘農民聞命歡躍不待告諭各裹糧合夫先  
 行掘鑿于是並湖巨浸復為良田

南畿志

羅點乞開潑湖圖田狀  
 皆有一獨毀山湖一處為害最大因被奸民包裹圍田  
 築斷堰岸致水勢無由發洩此湖上通蘇湖秀三州  
 之水全藉古來斜路等港通洩湖水下徹大石小浦  
 出吳松江入海途委吳縣主簿劉允濟同崑山縣尉  
 躬親看視采問利害據申到潑山湖東西三十六里  
 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蘆湖秀三州之水承  
 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  
 潮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洩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  
 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禍三浦中間南

取殿山湖北取吳松江水凡三十六里並湖以西北中爲  
一里南來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衆浦比貫山  
六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  
門爲小石浦分爲三道殺洩湖水竝從上而下通徹吳松  
過石湖二水曉夕往來導水源今來頑民輒于山門溜  
小江泥壅塞可以宣導水導源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  
有沙泥壅塞大石浦西取導水導源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  
之南岸取大石浦西取導水導源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  
大岸延跨數里絕湖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  
園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  
皆築塞父老嘗言圍岸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  
盡壅入西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並斜路港口既被  
園斷其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  
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即今於壅塞反高于田遇水則無  
處洩瀉遇旱則無從取水大抵水性趨下下旅旣壅  
勢必潰裂四出散入  
民田潰裂四出散入  
附前進士胡恪開修三江五匯  
匯三十六浦四十二灣常曲爲之制則水有所歸永

不為患乃詔給簿尉俸隨司門員外郎李公傳相度  
開修三江積水役轉運提刑提舉司言開淘吳松江  
運塞去處自大盈諸浦洩水入海凡用二百二十二  
萬七千八百一十五二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九十八  
石貫

紹熙元年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劉穎濬澱山湖以洩吳松

江禁民侵築毋使偏塞大流民田賴之

朱史劉穎傳

案太湖備考稱淳熙十七年提舉劉穎濬澱山湖洩  
吳松江考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下  
詔傳位皇太子是淳熙  
十七年當是紹熙元年

景定二年權華亭縣黃震申嘉興府辭修田墜狀

黃氏日抄

案黃氏日抄此狀初任諸司差委事作與權華亭縣  
申倉司乞米賑飢狀權長洲縣甲平江府乞添放水  
傷狀俱在辛酉考辛酉為景  
定二年原志作開慶誤



鮮修田墾狀。竊見本縣管下園田盡在西鄉見今  
茫茫尙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有田主。自係  
已事。何待官司。司監督。縱一紙而。去辭村。小港何緣徧  
及坐守。一監視。恐無此理。縱一處。可監其。餘凡幾。鄉  
園安得。一而。監之。古有田。駿之。官固。可往來。阡陌  
與民。無閒。時異。事殊。百。姓畏。官如。虎。凡欲。利之。適以  
害之。今歲。荒歉。被。害最。甚。諸。司重。疊。差。官檢。勞。諸。鄉  
勸分。墾。塲。旁。午。耨。耨。保。以。上。迎。接。不。暇。吏。卒。之。擾。爲。官  
者。兩。耳。目。尙。檢。核。不。及。或。所。差。不。得。其。人。則。其。爲。擾  
朝廷。又。安。得。而。知。惟。有。省。事。卽。是。便。民。況。田。岸。之。事  
小。水。利。之。事。大。田。岸。之。事。在。民。官。不。必。慮。水。利。之。事  
在。官。民。不。得。爲。必。欲。利。民。使。之。蒙。福。則。莫。若。講。求。水  
利。之。大。者。竊。考。本。縣。圖。志。南。北。東。西。各。有。放。水。之。處  
東。以。蒲。匯。通。大。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松。江。南。至。通。波  
塘。直。至。極。北。亦。通。吳。松。江。此。華。亭。所。以。常。熱。自。小。人  
妄。獻。利。便。將。洩。水。之。地。塞。爲。沙。田。朝。廷。不。知。一。時。聽  
信。所。得。毫。末。而。華。亭。一。縣。多。被。淹。沒。公。私。交。病。所。失  
甚。多。今。若。準。舊。開。濬。則。百。姓。小。而。修。水。利。之。大。幸。甚  
也。大。矣。如。蒙。申。請。舍。田。岸。之。小。而。修。水。利。之。大。幸。甚

更有一說雖平而實簡但鑊板曉諭園田人戶趁今  
農隙作急發本修築水溝之岸以備將來差官點檢  
則人戶自然盡力  
豈不簡而易行

黃震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洩水書

黃氏日抄

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高若建甌東  
北自崑山之太倉連互常熟其勢又亢若仰盂水亦  
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  
不洩故近郭之田雖茫爲一壑而濱海之田則枯涸  
自如特近郭之地舟楫所經人所共見濱海之地耳  
目不及人所不知耳古入于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  
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入  
伍子胥伐楚之運河以入大江東北則于崑山常熟  
以東之橫塘設壘門斗門閑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  
之田使水不得反而趨內若中閘地卑水聚不能以  
時入海則又設爲塘浦焉蓋吳地中閘不特太湖三  
萬六千頃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崑山  
有陽城湖他如斜塘等諸瀆黃天等諸瀆市宅等諸  
村皆蓄水深處脈絡無不與太湖貫通水面闊遠止

藉吳松一江注江入海水去不速而所藉者又在塘浦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松江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于江塘浦原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以不無水災古人之爲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今無存者嘗考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尚通錢氏有兩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國朝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五堰既以不便木簿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堰門斗門又爲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焉之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耕墾增闢而壞斥其舊來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去未盡大汛之據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雨卽成久浸矣古人已合江浙數郡之規模而成之處及萬世後人求一甚難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成功蓋但知洩水

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洩故東坡嘗請去吳江  
石塘王觀嘗奏開海口則反有風波驚入之憂惟熙寧初鄆按  
正公守吳嘗開海口則反有風波驚入之憂惟熙寧初鄆按  
行直謂開海口則反有風波驚入之憂惟熙寧初鄆按  
宣力請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人以修塘吏民  
喧訴擊墜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人以修塘吏民  
平江諸浦三十六陂差錢散衆而止政和六年御筆修  
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見錢四十一萬貫有奇卒又勾  
收人吏送獄根磨而止今浦縣盡廢尤甚前日而海  
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  
壅漲非人力可遇惟復古人之塘浦駕水歸海可冀  
成功然所費當幾錢所役當幾人夫大豐州縣既無此  
事力荒歲饑幸又無此人力縱有之又當歷幾時幾  
日而成乃欲其救目前之急此洩水未可倉卒議也  
議者多謂園田增多水無歸宿然亦只見得近來之  
弊古者治水有方汙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平  
陸亦成川澤熙寧八年旱太湖露邱墓街井今虞蕩  
等處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園田不過因  
旱歲水減將舊來平地被水處聞行築塚耳就使園  
田盡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爲今救急省事之

策惟有告諭田主多發夫工就陸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于水中自為隄障即車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種之某非不願大發工力為久遠計而量時度力實所未能更望熟議再賜指授

元至元二十八年詔開澱山湖命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燕公楠同左右司郎中都爾彌失督濬治

通志

案江南通志稱江淮行省燕仲南而職官志不載其人考元史百官志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十三年初置江淮行省治揚州二十一年以地理民事非便遷于杭州二十二年割江北諸郡隸河南改曰江浙行省是二十八年已不稱江淮行省又燕公楠傳二十七年以公楠及不灰為平章政事固辭改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又江浙通志職官志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有燕公楠而無燕仲南與元史合今據改浙西水利隸行大司有曰營田者屬司也豐司因領四省地方無濟事功而罷二十八年江淮行省燕參政言浙西諸郡之水聚于太湖湖有幾處入海河道有澱山湖者富豪之家占據為田以致湖水漲漫損

凌田禾由是都省奏命左右司郎中都兩湖失相與  
開挑明年江浙行省請諸都省委前浙西鹽使沙的  
促之言水利人潘應武抵論去冬今春開濬溝浦三  
百餘處並無一處通徹僅有邇穀湖之曹家門百餘  
丈而已三十年又值霖潦都省復奏命斷事官禿刺  
思行院董僉院浙東宣慰使哈刺歹選知水利人吳  
級張桂榮潘應武相視合修湖港合置橋梁插瑞  
九十六處總用夫匠一十三萬可修一百日了畢都  
省張參議者挺議所占湖田是宋時官田地宋亡之  
後富戶據之合收糧米還官為挑河支用都堂然之  
故即湖田開新港三條闊約三十餘丈及  
潘趙屯大盈二浦括疾湖流而遂輟焉

二十九年詔濬浙西河道導水入海

元史世祖本紀

三十年浙西大水冒田為災令富家募佃人疏決水道

元史世祖本紀

案方輿紀要是年潘應武上言放決湖水

附潘應武議竊見朝廷數百萬米糧浙西數百萬  
生靈口食者取給于浙西數郡而浙西地勢極低出  
產米糧豐厚自圖山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里沙  
岡身以限滄溟岡身之閒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潮  
汎往來至震澤而定故名曰平江有太湖又名洞庭  
湖周回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六縣三吳五湖之水  
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  
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穀山湖湖周回二百五十  
里由港浦而入海浙人常苦水災古人居開浦港漢  
徑濱之類無非所以爲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  
可耕種居民常修築閘塍官司常修濬水路潦則車  
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錢王時置撥淺軍四部七八  
千人專爲田事導何樂隄宋初屢弛常有水患至仁  
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濬五湖東南入吳松江  
東北入于海費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八貫  
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  
內用錢米四十三萬八千有奇至理宗朝創立魏江  
江灣福山水軍三部三千四百人專一修江湖塘工  
役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糧米歸之朝廷莊田  
荒廢無人經理河港壅塞水脈不通無官修濬其穀

山湖中有山有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  
 港口曰汭港口曰小曹港口曰大厓口曰小厓口各  
 大曹港大盈浦入青龍蟠龍等江出海而去古人謂  
 木之尾闕門宋法禁人占湖爲田爲洩水路故也近  
 爲權豪勢要之家占據爲田山寺在田中心雖有港  
 不相往來開往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  
 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水漲泛溢西北風水下殺山湖  
 柳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水漲泛溢皆因下流  
 不決積木往來爲害近年雖蒙省府差官相視每爲  
 勢力所阻何嘗考古問今爲國家經理根本哉愚昨  
 隨營田司官親會相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理  
 人講究得殿山湖東大小曹港斜厓口汭港口固是  
 木之尾闕門今爲權豪勢要占據爲田此處水路卒  
 難復舊殿山湖北有道獨浦石浦千墩港小厓口四  
 處水勢順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濬決放水路實爲  
 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俟潮水減退然後次第開  
 濬諸處河壩修理廟堰以濟運河此  
 自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游可道也



播應武復言便宜伏詳蘇軾曰三江之水瀦爲太湖  
湖湖水溢流吳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湖濁而江清  
湖水濁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去海口  
常通則吳中少水患今浙西水自丙子歸附時招民  
官慮哨船入境各自釘塞地分河港吳江長橋係三  
州六縣太湖衆水之咽喉長橋南垞古來木到龍王  
廟側後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實鄉  
村河港衆流之脈絡多被釘斷日久壅塞水不通流  
以致穀山湖東小曹港口大壘口久壅塞水不通流  
以致穀積或數十里之廣三丈五尺之厚四年兩潦朝廷  
日壅積或數十里之廣三丈五尺之厚四年兩潦朝廷  
虧失米糧數百萬浙西百姓離散大半爲今之計以  
決放湖水入海爲急務潑山湖北道獨浦石浦千墩  
浦小壘口四處係今日決放湖水入江下海緊切去  
處今春先修濬道福浦石浦兩處深闊使湖水流通  
出江入海立見湖水往來田夫可以彼岸今春可以  
耕種然後次第開濬沿塘橋道鄉村河港整理堰陂  
以防運河走洩今逐一條具事目于後一  
石浦千墩浦屬崑山縣小壘口屬華亭縣一  
一帶自廟兒頭港起屯浦一百餘里共港浦一十三  
條並皆淤塞應武昨與管田司劉副使登潑山寺鐘

淺遠望惟有道利浦石浦最低下取江頗近叩問當  
地耆老俱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來壅塞此四處若  
不及早修葺舊雨再作舊病復至吳一沿塘三十六  
座橋道俱屬吳江縣又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屬長  
洲縣多有上下塘橋道壅塞不通內第四橋一條水  
路來自湖州大錢港又名南江街出下塘湖泊聞下  
笠澤湖汾湖白蚭江下急水港直至潑山湖自來此  
水甚險因被占湖蕩為荷蕩造橋築隄水路狹不  
甚通徹宜委官相視仍復通放一舊時長橋南境  
水口至龍王廟側歸附後被壅塞五十餘丈見蓋房  
屋與軍戶居住以致太湖行路不時差夫修治深為  
不便近致泛濫衝損乃係歸附後添創長橋三高亭前  
非舊來洩水故路徒費工程今宜委官往地所指定  
龍王廟基省會軍戶移營內候七八月日長水潤興  
工掘取泥土就便壩壘沿塘道七路高牢此亦兩便中  
間留一實境仍舊造橋相接一吳江長橋實三州  
六縣衆水之咽喉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實鄉村河港  
衆流之脈絡宋立水軍三十四千人吳江知縣職街帶  
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街帶巡視湖塘河渠設官田

朱三千餘石名修橋米歸附時又日修濬縣河米廩  
 有橋道埭壞水路徑塞本縣自行支用隨卽修治白  
 此浙西三十餘年並無水害及范文正公治水議乞  
 敷下諸路行勸課之法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  
 路轉運使付新授知州知縣  
 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三十一年范文虎濬通惠河復濬浙西太湖澱山湖溝

港

元史成宗本紀

案元史成宗是年四月卽位明年始改元貞元年

元貞初平章鐵哥奏太湖澱山湖嘗差倩民夫二十萬疏

掘已畢今諸河日受兩潮漸至沙漲澱山湖圍田賦糧

二萬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

水防田使司職掌修治河渠圍田

元史河渠志

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庸田司專主水利

元史成宗本紀

中書省奏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三品衙門于平江路設置專一修築閘岸疏濬河道務要田農得濟水道流通國岸堅固浙西澉山等湖已有定立官河界昨諸人不得似前侵占復為民害違者庸田使成就便追斷又浙西海水晝夜兩潮隨帶泥沙入港漸成壅遏宋時另設撩淺軍人專一撩洗今令庸田司于二八月內依時督責如法疏濬毋致壅遏與民為害據常久通行省更為從長擬議又浙西官田數多俱係貧難佃戶種納奉首闕食無田主借貸園岸缺壞又自行修理官佃戶司不為存恤以致逼臨在逃荒廢官田今後官田佃戶若委無己業亦無請討田主貧難下戶止種官田自赴官倉納租管民官司不得將此等佃戶差充里正主首雜當一切催甲役妨廢農務失誤官租又澉山練湖諸人占湖為田歲納租糧所在官司另行收貯若有合行修濬人工物料從庸田司募工支用

三年置浙西平江河渠陂堰凡七十八所濬太湖及數

山湖

元史成宗本紀

五年浙西積雨泛溢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疏導河道  
八年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湮  
塞良田宜役萬五千人濬治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

從之

元史成宗本紀

案元史徹里燕只吉台氏傳時為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朝廷命行省疏導吳松江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  
役凡四閱

月畢工

中書省準江浙行省奏任仁發言吳松江故道淤塞  
奏立行都水監仍于平江路設置直隸中書省及命  
行省平章徹里提調疏濬繼降詔條有云開挑修濬  
河道陂塘等合用一切物料行省于官錢內收買應

付又浙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  
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站除贍役地外依  
上科著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不分常任并權豪官  
員不納官糧之家以地五頃著夫一名從行都水監  
選委廉幹官員部夫督役其有釐立事功廉能稱職  
者行都水監具跡舉明其著夫人役雜泛差役權行  
蠲免又名臣事略吳松江記歲甲辰前海道千  
夫長任仁發以吳松故道湮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  
下性為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上疏條其利弊疏導  
之法中書省以聞特命平章徹里公董其役始于大  
德八年十一月望前二日自上海縣界吳松舊江  
東抵嘉定石橋洪遙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  
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為數一萬  
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  
年二月晦畢工復置燠寶  
復開江東西河道置木牘  
附任仁發水利議答議者曰吳松江前時深通今  
日何為而塞豈非如海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為  
者歟答曰東坡有言若要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  
民可盡徙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泥沙自不能

積何至有湮塞之患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欄或作堰或築狹處爲橋又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泥沙日積而吳松江日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云如海變桑田一付之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可爲也議者曰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閒一次水災今或一二年渡百五十餘年其景定閒一二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答曰錢氏有國朱南渡全藉蘇湖常秀四郡所產以爲國計常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開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沽大必然爲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戶勢家簞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又復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田連阡陌位址相接悉爲膏腴之產以故二三百年之閒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居位者未知風土所以視浙西水利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下時之低旱所以視一二年開水患頻仍也議者曰蘇州地勢今欲作圍亦遊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

悉仰給于浙西之水田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  
勢低下不可作閘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  
地低于天下而蘇湖又低于浙西澁山湖又低于蘇  
湖彼中富戶數千家每歲種植菱蘆編釘樁篠圍築  
堤岸豈非逆上之注何爲今日盡成膏壤此明效大  
已成之田反不可作田耶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  
所可勝自來討究浙西治水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浙  
西水利明白易曉何謂無成治水之法有二三清河  
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置牐資必多廣設遇水旱亦  
不能爲害昔范文正公請開水浦議者沮之公力排  
浮議疏濬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  
可考謂之無成可乎議者曰河渠圍岸牐資三者俱  
備則水旱可無民食可足誠爲久遠之計朝廷胡爲  
而廢之答曰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圍  
岸牐資無官整治漸致廢壞今若募夫供役必取辦  
于富戶部夫督役必責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樂  
是以猾吏豪民構煽必沮之而後已朝廷未見日  
之利但厭目前之擾所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東坡  
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中



設不能成久遠之利也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何衆口一詞皆謂無益而朝議罷之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繁豪民肆奸又吝供輸之費所以百般阻撓但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數等之水拯治方略皆不相同立專司豈能成功使水監衙門與爲無益古之有國者亦廢而不置久矣何爲周漢唐宋之世經營水利列之史傳而不置久矣何爲周漢低下之地不須水監卽今中原高阜之處安用水監河道司爲哉高阜之處水監旣不可闕而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後河港淺塞水害滋甚有憂民忠國者出必復興修水利之事彼橫議者豈得終沮之哉議者曰水利固不可不修然今隴西漢唐二渠止責于有司修濬民更不擾浙西水利何不亦責之有司答曰隴西二渠長流水也濬成深渠水自下流治之無難浙西水性不一整治方法亦殊豈可以漢唐二渠例視之哉

謹案四庫書目載浙西水利議各十卷一名水利文集元任仁發撰仁發松江人仕至都水少監明梁

惟汪內閣書目云大德間都水少監任仁發以吳松  
故道厘塞震澤汎濫爲浙西害乃上疏條陳利病疏  
導之法凡十卷前有仁發自序又有許約趙某二跋  
末附宋郊暨及其子喬水利議約跋稱歲甲辰中書  
以其議上開命申書平章董是役由是震澤無壅與  
三三之一江之勢接復朝于海趙某跋稱是錄所載其要有  
牘寶以限水據此是仁發言開江當在大德八年舊

志作至

元開誤

又都水庸田使麻合馬集議治吳松江堙塞方略

浙西田土多藉太湖之水灌漑所利甚大若河港

閉塞不能通流稍遇大水便至泛溢湮沒田禾爲害

不輕其吳松江原受太湖之水灌漑西湖諸處湖柳上源急

流衝散湖沙自古可敵千浦浙西之水來既既有源去

亦有委是以不成水患近年以來因上源吳江州一

帶橋洪塘岸椿釘壩塞流水幾涸又因沿江水面并

左右潑山湖柳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裏爲田并邊

近江湖河港隘口沙灘滋生菱蘆阻節上源太湖水

勢以致湖水無力不能宜滌潮沙遂將東江泥沙塞

滿江邊雖有江洪水勢不能全復古道今太湖之水  
不流于江而北流入于至和等塘經由大倉出劉家  
等港注入大海并潞山湖之水望東南流于大曹港  
柘澤塘東西橫泖洩于新涇并上海浦注江達海吳  
松江漸成痼疾難救療理合相其地宜順其水性  
分流漸派出一江達海庶消湖水泛溢之患擬將上源  
吳江州一帶石塘橋洪水同一百三十餘處每處展  
闊作一丈使太湖東西橫泖流快便將太湖東南潞山  
湖迤東堙塞河道東西橫泖等疏濬深闊以洩潞山  
湖長泖等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州嘉定州漕河河道  
亦行開挑分洩太湖水勢注劉家港又將各處江湖  
河港橋壩并閘裹成田魚蘆菱蘆葦種阻水去處盡  
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似前違犯阻過水利仍令該  
吳松江地面平江路嘉定州松江府上海縣等處將  
松江通微海潮河港勘諭近民于港口築壘土壩安  
置透水大槽名曰水寶潮來開寶阻遏渾沙潮退起  
寶洩放湖水欲得江  
南漸有通利之望  
又都水庸出使行都水監集江湖水利太湖天開  
澤國家流所聚環湖皆蘇湖常秀之良田病于低窪

利在洩深兼沿江傍海諸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  
諸小湖乃可引潮灌漑凡太湖出水口于不可略塞也  
沙湖陳湖太湖三山灣蠡湖薛澱湖并泖蕩蕩皆能接  
洩太湖水注江達海數內澱山湖關繫吳松江注洩  
至爲切要論其古跡周回二百里此湖之水自大盈  
趙屯二浦以瀉吳松江周回二百里此湖之水自大盈  
湖之東岸北岸與渾潮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惟不  
則潮沙由此注湖內遂成淤澱最近若上源所注惟不  
殿卽淤塞之謂也湖以淤名豈非始于是乎富豪之  
家由淤澱而圍成田地其來久矣由是湖之瀦水益  
狹漸與二浦遠而所洩不能快便若非就湖內圍田  
上多開河道及時修濬二浦并濬近浦諸溝洫接  
脈通洩衝滌渾潮則此湖淤澱恐不止于是也吳江  
長隄又名挽路石塘按單諺云昔慶厯二年因風濤  
多敗漕舟遂接築長隄橫絕五六十里雖有橋梁而  
流勢不快江海浦港復多沙漲又案東坡云松江沿  
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建長橋植干柱于水中  
水漲之時橋上水膏高尺餘江水不快則海之泥沙  
隨潮日積而吳中多水患又案郊廩云吳江築爲石

塘以障東流之勢是致下流淺狹遽漲潮沙半爲平  
地如長隄如挽路如石塘皆同此處正是太湖東岸  
洩水下吳松江入海第一要處古賢立論以曉人者  
三必于隄間多置木橋多鑿水涵上則通行下則洩  
水蓋欲仗其急流奔注江湖衝滌沙泥免致水患然  
猶慮橋柱之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或便于行路則  
壩塞湖口或情于巡防則密置樁楸此又不止于橋  
柱之阻水也矧以菱荷魚簍等物障遏妨害農耕必  
得官司于此處榜示告戒咸知利害可也吳江兩  
長橋古跡元長一百八丈今兩境築塞六十八丈東  
長橋古來無之後乃添設元長一百七丈今兩境  
築塞六十丈又據詢究得寶帶橋北古跡今于南境  
築塞六十丈以上三橋曾議鑿填添橋寬展水道于  
三十年雖曾添橋展基未能深利如寶帶橋南境全  
未通流舊合潘治崑山常熟兩塘昔邱與權云至和  
塘自吳城東間距崑山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  
陽城湖南吐吳松江吳郡志謂常熟塘自齊門北至  
常熟一百餘里可接洩太湖水勢入昆承等湖注江  
達海今其兩塘諸河道姑以知名者言之各有七十

餘條多有壩塞之處今合去壩基使其有通無壅可也各河之名載于別卷案嘉禾志云大盈浦南接澇南湖自白鶴匯以達吳松江浦闊三十餘丈趙屯浦南接澇山水最爲切要常宜深開通利近年以來漸至淤塞有若平地愚生嘗究其淤塞之因蓋爲閉塞住吳江平望沿太湖河道口于無太湖急流下殿山湖而潑山湖東向與湖相接先爲東南積潮淤塞漸爲富豪園占變湖爲田由是二浦與湖相去漸遠而注洩亦遲不能衝條渾潮至元甲午年增工開修趙屯浦至今通洩大盈浦爲因支流湍洳如李墟涇孔宅涇顧坊涇蘇溝沈麻港井亭港等處尤久淤塞今宜修濬不啻增置堰牐畏防潮沙所以復至漲塞今宜修濬通洩吳松江開匯案吳郡續圖經云白太湖東至沿海岸有環曲而爲匯者甚多賴疏濬而免水患若以今者壞曲論之如崑山嘉定地面本在江北松江府地面本在江南今江蘇有嘉定之白鶴盤龍崑山之石浦江北有松江楊林等處未必不由開鑿諸匯舍直就曲而然也及觀嘉禾吳郡二志有白鶴匯者乃昔嘉祐年間李兵部復主崇寧間邾漕使直宣和間水利

趙提舉霖三次開濬又顧會浦乃沈諫議主開濬又有千墩金城諸匯乃儒者傳胥乞行疏決又有盤龍匯者案續圖經其匯徑繞十里而洄瀆迂遠踰四十里江流爲之阻遏值大雨則泛溢旁蓄淪穰穰壞屋應范文正公嘗經度之至寶元年中內翰葉清臣案漕本路醴爲新渠道直流速水患遂弭推原此匯皆由上源閉塞湖流遲緩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匯者漲累江心阻水太甚民尤病之不比昔年諸匯近在岸旁可以濬治卻有新華觚分莊觚嚴家觚暴漲爲害俱在江邊可以擇其要害者鑿開蓋觚卽匯之異名也鑿而通之可免水旱二者之患矣又鄱水書吏吳執中言順導水勢浙西之地卽古揚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得水之利雖薄而被水之害亦大宋有郊僑者曾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爲率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大江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江東宣徽而來加以天目大山嶮潭并西南諸山東注之水鍾于震澤卽今太湖也其湖綿亘三州六縣周圍六百餘里闊三萬六

千餘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耳三江已不得見汪  
洋浩蕩之處止洩于吳松一江當時有泥淤不能通  
洩之論蓋浙西水澤之藪外高內低勢若盤龍但遇  
霖淫水輒泛溢欲使洩于江海其月增漸致淤澱抑  
遏湖水渾流倒注來速去遲日積月增漸致淤澱致  
使上源大湖之水急不能洩遇潦則低田有淹沒之  
患遇旱則高田有乾涸之危是豈水之性哉勢則然  
也所以導之有方則害可轉而為利治之無術則利  
必轉而為害古之智者蓋未嘗不深察乎此而盡力  
于溝洫之政也國家收附江南之初年穀屢登不聞  
水患所司因循失于經理其弊積而至于元至元二  
四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年六年年之開三遭大水所  
膏腴悉成巨浸百姓缺食賣子鬻妻者不可勝計官  
壘更有何望至元三十一年中書省奏准大興工役  
開挑太湖練湖澱山等湖并通江達海河港又加以  
修築園岸自此之後歲獲豐收官糧民倉咸得其濟  
功無奈牧民之官略不顧問復被海水日夜二潮將  
已開大壘等浦漲塞殆盡吳松江面淤塞幸而數年  
之閒雨水調勻不觀其害儻值往年淫潦為害非輕  
水利



近蒙朝廷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以總督其事敦本  
防災可爲良策官司設立以來每年勸率百姓修築  
田園拯治河道粗有成效然數年之閒事功闕餘猶  
未全成識者固已憂之適值上年春夏之交霖雨頻  
作平江松江痛被水災溝壑盈滿積而不洩所在田  
園多致損壞雖曰天災之流行亦人力未盡之驗也  
今都水庸田司已行革去修濬之責歸于有司卽自  
吳松江舊云可敵千浦今則東自河沙匯西至道福  
浦六七十里開兩岸煖沙將與岸平其中僅存江襟  
闊不過二三步深亦不過二三尺湖水所至比之  
舊時萬不及一雖汪洋之勢見于上海新涇太倉劉  
家港通達入海豈能盡洩斯西數郡之木今吳江塘  
岸乃大湖咽喉之地昔人曾以挽路不便有宜建千  
橋之說今積石壅土數十餘里雖下有石洞百餘能  
洩幾何況又有東長橋西長橋寶帶等橋植數千柱  
于水中及岸之東向于江口則有富家之侵占于江  
尾則有菱蘆之閒塞其忠又豈止隄岸之爲梗也又  
松江有湖名曰澱山湖復自二百里其源亦自吳江  
分派由急水港鍾爲此湖復自大槽港出大盈趙屯  
等浦入吳松江達海去處中有塔寺昔居湖心此湖

於殿其寺已在湖片之上今湖岸又復開拓于六七  
里之外矣蓋由此湖東向與海潮相接積淤成塗漸  
爲富豪圍占致使二百餘里湖面大半爲田大盈等  
浦接洩江海最爲快便去處皆已堙爲平陸至元三  
十一年開挑之時其上頃湖田固嘗官爲收繫定立  
界畔明白富豪嗜利巧計瞞官仍復圍占今則殿山  
之圍田愈廣太湖之流勢愈遲每五六月間水湧之  
時吳江石塘東向之水每低于塘西之水數寸無怪  
乎東西之湖沙日盛于此以今浙西八郡之地錢糧如  
于淹沒其患蓋由于此以今浙西八郡之地錢糧如  
此其大生靈如此其衆誠不可不爲之慮也今除修  
圍一節有司已有定式殿山練湖亦有元定畔界擬  
合嚴切申明常加拯治外太湖一水乃浙西諸水之  
上源萬頃汪洋必須疏洩上年霖雨平江松江已受  
其弊可爲龜鑑若更因循不治復遇霖潦則泛溢之  
患抑又甚焉爲今之計若欲浙西水勢通疏少遇水  
患必開吳松故道復殿山之舊規庶乎可以有濟然  
而吳松故江已被潮沙壅塞役重工多似非人力可  
及其殿山舊湖多爲豪戶圍占衰成田恐亦未易除  
卽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由上海新涇太倉劉家

松江府志

卷十

三

港等處流注于海合無因其就下之性順其必趨之勢于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挑濬通流仍踏視吳松故江應有舊來出水支港可以容易出海主處盡行疏濬務使支脈貫通出洩順便開挑之際就令有司于已開河港之上訪求古跡安置挑座依時啓閉以抑潮沙或乞照依腹裏會通河并新開通惠河撥戶差軍體例設立撩清人夫專一看守修理以防向後復淤之患官民幸甚

十年濬吳松江等處漕河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行監開挑吳松江東西兩處河道起工于閏正月之三自上海縣界趙屯浦大盈浦白鶴江分莊舊樊浦西浜盤龍舊江計長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二步數內樊浦為頭一河下接新涇舊江而闊二十丈餘俱深一丈五尺休于三月之二十九日雨輟而實又于廟涇以西盤龍以東開挑出水口子五處并新涇安置木牖二座一至江二里三百三十九步一至江一里四十七步尋北一座上源太湖水勢湍急衝倒

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園

續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田賦考行省以去歲水旱災傷田禾不收物價踊貴百姓艱食雖曰天災流行亦田人力不至卽今春首農作將興各處田園高下不等合修陂塘開岸溝渠曉諭農家須要依法修置遇旱車水澆汝遇潦洩水通流會集行都水監官李都水講究得修濬之際田主出糧佃戶出力係官園田若無總佃貧窮無力不能修濬者量其所需官爲借貸收成日抵數還官事有成效勸農正官定擬陞賞聞奏失誤者治罪其拋荒積木土田因租額太重無人承租勸諭鄉富戶自備工木修築勝園聽令本戶佃種爲主拋荒官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次年徵半三年甫全積荒則三年後第依民田輸稅諸人不得爭奪及照到前埔田司五等園岸體式以水爲平平者爲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爲第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爲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爲第四等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三尺田高四尺爲第五等止添備水高三尺底闊六

尺面闊三尺若山水原落園岸  
迫近諸湖去處自願增者聽

至治三年嘉興路治中高朝列會集松江府各州縣官按

視議合濬河渠華亭縣九處上海縣十四處六十日工

畢官給之糧傭民疏治

元史河渠志案此  
條專指吳松江而言

泰定元年松江府吳江州諸河淤塞詔所在有司傭民丁

濬之

元史泰  
定帝紀

案元史河渠志十月以右丞相旭邁傑奏江浙吳松  
江等處河道淤塞宜為疏濬命脫歡答刺罕諸臣同  
提調專委左丞朶兒只班及前都水任少監董設至  
二年閏正月丁巳舉又案元史類編此條下載江浙行  
省言吳松江等處河道壅塞宜為疏濬仍立牘以節  
水勢用夫四萬餘人以三月工畢由是吳松舊江二  
道烏泥徑大  
盈二河俱通

是年江浙行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壅塞軍民官  
豪勢戶侵占水面插蒔蘆葦復爲蕩田以致水不通  
流遜年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利委官同本處正官  
踏視講議到吳松江二道烏泥涇大盈浦二河合  
挑洗立牒由是中書奏命行省左丞朵兒只班知水  
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董督常州湖州嘉興平江路  
江陰州與本府不以是何人戶實有納苗田土一項  
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名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糧三  
升中統鈔一兩松江府官糧廣濟庫撥鈔四萬定內  
支放賜仁發銀一定楔子二領始于是年冬十二月  
初五日以次年正月十五日訖功舊江二道比大德  
所開里數三之二深闊如初大盈浦長二十五里一  
百六十丈與烏泥涇各深一丈闊一  
十五丈仍令講究久遠不致淤塞

二年閏正月罷松江都水庸田使司命州縣正官領之  
仍加兼知渠堰事五月浙西諸郡水溢命江浙行省及  
都水庸田司興役疏洩之六月立都水庸田使司濬吳

松二江

元史泰定帝紀

中書右丞相旭邁傑奏吳松江等河若不設立衙門  
管領每次挑洗費錢糧損民力松江府止管兩縣別  
無親管事務將松江府革罷兩縣撥入嘉興路依先  
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掌在先所管勾當直省部以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密蘭江南浙西道肅政廉  
訪使張友諒為使任仁發年七十休政致仕為副使  
從之初仁發退居上海之青龍鎮府官有不禮  
之者仁發憾曰吾欲罷府官至是果有後命

二年置都水庸田司于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

元史泰定帝紀

任仁發等官議吳松江等四處河道已開通擬合  
濬開附江達海分疏支港于平江嘉定州之趙浦嘉  
興上海縣之潘家浜烏泥經三處各置石牐二座設  
立管領依時啓閉以遏渾潮使牐內清水一歸于海  
衛宣江道深闊渾潮不致傍流入江停滯於塞去害  
就利以圖悠久之益于是分派趙浦牐二座嘉定州  
造潘家浜南一座上海縣造北牐一座崇德海鹽  
州台造烏泥經南牐一座嘉興縣造北牐一座華亭

縣造是春庀工開夏成夫匠爲工二十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二度糧七千九百四十三石鈔二萬八百一十六定各有差違天厯元祀詔謂自立庸田使以來耕無實效罷而復府焉

四年十月辛亥監察御史亦怯列台卜答言都水庸田使司擾民請罷之癸丑江浙行省左丞相脫歡答刺罕平章政事高昉以海盜病民請解職不允元史泰定帝紀

至順至元間水因牘患復開原堰直河置斗門于張涇盤

車二堰郭志

牘置乖宜旱涸交病府修廣請于行省略曰太湖周回八百餘里吞吐諸山百川之水連接潏山湖長柳俱由六牘而出每牘止闊二丈總計一十二丈牘門欲洩浩蕩無窮之水豈無帶平兼以隨湖啓閉一日之間不過數時去歲至順元年天雨連綿湖泖水漲其當湖平江嘉興杭州諸處之水積于下緣諸港開



塞牐內不能急洩致將田禾一概淹沒城郭居民房屋皆成巨浸今歲八月間又值雨水霖霖復行盈溢推原其由蓋因石牐啓閉有時水勢不能直達下流故也其烏泥涇牐內舊有河身徑直下流入浦擬合趁此農隙權將舊河直道開挑以導宿水歸海否則來春雨水不常官糧必復被淹小民愈遭疲困深繫利害從之起工于次年春二月十六日開濬河長五百一十步闊五丈深一丈五尺凡旬有三浹計庸三萬一千九百六十九二三年間水勢流通厥患胥弭至元四年水復為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承議鑿之六年知府楊伯野台復決潘家浜縣內舊堰直月迄今為利時府人劉廷玉請于張經盤車二堰置牐深濬之外河導水歸海伯野台從之發民疏濬置斗門焉

至正初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濬江河志

元年中書以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欽察台言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于舉行隄防廢弛構港涇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後莫若都水監官歲委一員分治浙右仍令各處農事正官帶知團田署銜責任有歸官

民兩便及監察御史言擬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選  
 諸曉水利恪守官箴之人披案圖志討論舊治于必  
 合開挑處所將額定租稅除豁合用工本官為支給  
 使專其任責以成教于是奏立使司復于平江路設  
 黃命工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只里瓦乃南行  
 臺與浙西廉訪司官各一員選知水利之人相其舊  
 弊各處農事正官給銜與知渠堰事聽受使司節制  
 工于是年冬十月撥號與松江北岸下沙泥濘深  
 各牘舊河直道深闊府西門外漕渠自秀野橋至跨  
 喜橋一段石湖橋五舍橋二段及張涇厓波塘南俞  
 塘北俞塘鹽鐵塘官紹塘盤龍塘蒲匯塘六磊塘石  
 浦塘二十處河道自府南門外太平橋至張涇堰長  
 六十三里為夫一千一百六十四定各有奇次年春二  
 月既功使司至  
 十五年復罷

明洪武六年發松江嘉興民夫二萬開上海胡家港至漕

涇千二百餘丈以通海舶

明史河渠志

建文四年疏吳松江

明史河渠志

永樂元年命夏原吉治蘇松嘉興水患濬華亭上海運鹽

河金山衛牆及漕涇分水港

明史河渠志

附夏忠靖原吉治水疏略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  
流嘉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互五百里納杭湖宣歙  
溪澗之水散注潏山諸湖以入三仰頃為浦港煙壑  
漲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松諸浦案吳松江袤二  
百餘里廣百五十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常疏之  
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上海南滄浦  
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滄浦  
口百三十餘里潮沙淤塞已成平陸灘沙游泥難以  
施工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入海常熟白茅港徑  
入海皆廣川劉家白茅疏吳松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  
乃通吳松要道今下流遇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  
滄浦口徑達海宜濬保闊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  
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各

置石隄以時啓閉年歲水漲時豫修圩岸以防暴流  
則水患可息帝命發民丁開溝原吉晝夜徒步以身  
先之功遂成

二年夏原吉復奉命治水蘇松盡通舊河港又浚松江

大黃浦赤雁浦范家浜共萬二千丈

明史河渠志

案明史忠靖本傳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永樂元年  
使原吉行視且命治之己復使僉事御史俞士吉齎  
水利書賜原吉遣戶部侍郎李文郁大理寺少卿袁  
復陝西參政宋性爲之副原吉請循禹三江入海故  
跡濟吳松下流上接太湖而度地爲隄以時蓄洩從  
之役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見役夫  
暴日中麾其蓋曰吾何忍獨適二年春還朝言水雖  
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非久計於是原吉復  
行濬白茅塘劉家河黃浦九月工畢水洩蘇松農田  
大利三年還朝而舊志稱華亭人葉宗行亦上言治  
水方略送原吉聽用原吉旣得請遂自崑山東南夏  
界浦掣吳松江入劉家河挑嘉定西顧浦引吳松

江水貫吳塘由劉家河入海濬常熟白茅塘引太湖諸水入揚子江于上海東北濬范家浜接黃浦通流入海皆用宗行言云云與忠靖疏合並存之備考

五年修華亭隄岸明史河渠志

十年濬上海蟠龍江明史河渠志

正統六年案王文恪姑蘇志及陳懋德請濬吳松江疏均作正統五年巡撫工部侍郎

周忱修吳松江立表江心盡去壅塞其兩岸塗漲居民

開墾成田者計畝收稅以補崩塌之數郭志

宣德末上海人杜宗桓上書侍郎獻開江方略至是蓋略行之

案明史周忱傳嘗詣松江視水利見上海嘉定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流之壅遂盡濬又嘗言吳松江有沙壅柴場百五十頃請募民開墾報可

八年修濬金山衛獨樹營至劉家港口邊海諸河郭志

景泰二年案郭志稱景泰間今遵南畿志編景泰二年知府葉冕修殿山湖隄

湖北界崑山各較彼此工莫克就冕一視之督府民修

築萬餘丈二邑賴之郭志

天順二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崔恭大治吳松江起崑山夏

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莊

家涇凡濬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濬曹家港蒲匯塘新涇

諸水民賴其利曰曹家港為都堂浦明史崔恭傳

附學士錢溥記略天順二年都憲崔恭奉敕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為尤甚乃舉府判洪景德及二縣尹石致李紋治之相視江之故道雖濬必合莫若從新地盤之力易為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

松江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蒲匯入江計四千丈闊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至新場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北同又舊華涇塘六磊塘馬寶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聯絡無不通貫用工總三萬五千餘

成化八年僉事吳珣濬吳松江東起徐公浦西至夏界浦

共百三十里有奇

郭志

十四年巡撫都御史牟倬言太湖乃東南最窪地而蘇

松尤最下之衝請設提督水利分司一員隨時修理帝

卽令倬兼領水利聽所濬築功成乃專設分司

明史河渠志

宏治元年帶理蘇松水利浙江僉事伍性濬吳松江中段

四十餘里及顧會趙屯都堂諸浦蒲匯楊林新涇諸塘

通志 案舊志稱性又議鑿吳江長橋淤土  
以洩河施工未畢工部主事姚文瀾代之

七年命工部侍郎徐貫與都御史何鑑經理浙西水利

貫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源委濬吳江長橋

案郭志委知蘇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泖復  
州府史簡開濬

開吳松江竝大石趙屯等浦 案郭志委松江府通判郝  
希賢濬吳松自帆歸口至

分莊七 洩澱山湖水由吳松江以達於海 明史河  
渠志

附徐貫治水疏 臣等切惟東南地勢低下水患自  
古有之永樂初元水復漲溢太宗文皇帝命戶部尚

書夏原吉大加濬治方得止息逮今九十餘年各處  
港浦仍復湮塞為患茲甚仰惟皇上軫念地方命臣

等會同修濬蓋將拯墊溺之民於祗席之上化魚鼈  
之區為稻粱之域臣等敢不罄竭鈍以圖仰副聖

意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施工竊見嘉湖常鎮水  
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

山川志

水利



不備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  
 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疏濬深闊導引太湖之水散  
 入澱山陽城隍承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大石趙屯等  
 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松江以達於海開白茅港并白  
 魚洪鮎魚口等處復昆承湖水由白茅港以注于江  
 又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丫港以  
 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乃開湖州之漚涇洩荆  
 目諸山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  
 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  
 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涇滯自宏治七年  
 十一月十七日興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工畢幸而  
 一向天氣晴和人無疫癘凡百庶衆爭先效勞即今  
 水患消弭人無墊溺之憂田有豐稔之望列郡士民  
 莫不慶忭是非臣等之能皆皇上盛德大福廣被東  
 南之所致也今將修濬過  
 港瀆畫圖貼說謹具奏聞

十二年提督水利工部郎中傅潮濬松子浦檄通判原

應宿董其役  
通志

正德十三年部使成舉里人倪鏞濬龍游馬路港上海志

附郡人莫如忠記略新場海上巨鎮其東有五龍  
墩又東折而南北為諸龍港及龍游港衝鎮其間而  
鎮之西曰馬路港者受海潮之入自黃龍浦達諸港  
既農畝以鉅萬計而商人藉通離艦取贏不貲斯東  
南之大利也正德之季諸港就湮僅以形辨潮壅淤  
若蹄涔商賈胥病非一日矣歲戊寅部使者成公至  
理鹽政議興水利則其諸港先而難其任使時里人  
倪鏞倣儻有義概為運丞徐君紹先所知上其名成  
公因署鏞董其役鏞即毅然任之不閱月工訖引水  
內向數十里間獨望皆沃衍而商艦殷湊農賈樂業  
咸賴其利鏞之子淑亦樂善好施邑以倭亂築城濠  
屬築城南三臺復出米千斛以佐軍興凡舉力奉公  
此類如

十六年有建議修蘇松水利者進李充嗣工部尙書兼

領水利事世宗嗣位案明史武宗本紀武宗于是年三

元嘉靖故書  
正德十六年  
遣工部郎林文霈顏如瓊佐之開白茅港

疏吳松江六閱月而工訖  
明史李

附李充嗣奏報開濬各項工完疏  
臣等親詣白茅  
吳松江等處相度會議以白茅工役繁重蘇州富任  
其二常州松江分任其一嘉興湖州協任其一而常  
熟以附近獨當其半吳松江利歸蘇松二府其工役  
之費則分派二府所屬州縣與之協濟杭嘉湖蘇松  
常鎮各府地方應該開濬河道河泊港汊及應修築  
圩岸堰壩等項分委署郎中林文霈顏如瓊督率各  
該掌印水利等官次第舉行白茅港自海口至雙廟  
河形綠在海灘漲沙填壅難以用工隨議改就東南  
方平陸開挑共起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二  
名督開平地三千五百五十六丈自雙廟西至官莊  
匯河形淺窄幾如平陸又起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二  
百八十八名督開故道六千一百七十七丈自官莊  
匯西至常熟縣東倉河形極淺塞又起人夫二萬二  
千九百八十二名督開舊河二丈六尺五十八丈通  
計長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一丈深始八尺加至一丈

五尺開始二十八丈加至三十三丈俱於正德十六年十月興工至嘉靖元年四月工完本河舊有備倭軍營及巡檢司應改新開河口防禦又新添設水利衙門倉房龍王廟共計屋一百二十三間亦支官錢修蓋又海口潮沙易壅應置石牐一座以備旱潦俟秋冬水落方可興工又勸得白茅上流向湖昆承陽城各湖涇淩係本港咽喉督府縣人夫開過昆承湖日時涇塘新開洪草鞋浜蘇家浜南北上洲洪中洪別家浜東西錢港向湖口朱涇河界港陽城湖口雙漕洪姚家漕新開稍廟涇東橫涇西橫涇張莊濬武城涇共計一十九處緣陽城湖水經斜堰支分七浦塘則白茅流勢因之少殺又委官築斜堰壩仍備銀一千兩發蘇州府貯庫俟築壩造牐支用其宜興縣百瀆受荆溪之水會太湖亦入白茅港瀆又委常州府清江縣分分管太倉州及崑山吳江二縣濬過支河熟等縣并分港共六十三處橫河市河共八處蘇州府常龍河城聖河申港利港橫河市河共八處蘇州府常熟等縣并分港共六十三處崑山吳江二縣濬過支河共五百六十三處共長三百三十四丈築過官塘圩岸共三千五百八十七段共長一百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五丈造過堰壩九十六處共長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五丈

六百六十丈并橋一座通用人夫三十一萬四千四百  
百二十八名于正德十六年十一月興工至嘉靖元  
年五月完工吳松江上流自吳江縣起至崑山縣夏  
駕浦下流自嘉定縣舊江口起至上海縣黃浦口俱  
通利無礙惟夏駕浦至龍王廟舊江口俱淤塞幾如  
平陸應該開濬共量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議闢一  
十八丈深一丈二尺以蘇松二府人夫共四萬三千  
七十八名委官分投管督于嘉靖元年正月興工至  
本年二月完工其夏駕浦新洋江二河與吳松江交  
會之處橫引江水斜趨婁江以致吳松水弱不能衝  
激汙泥抑且二河通引渾湖倒流入江與吳江下流  
日相抵撞易成淤塞台于二河交會處創造石牐節  
制江流使不斜趨阻遏渾湖使不倒流庶幾此江永  
無後塞之患又三吳之水西北自宜興荆溪百瀆入  
西南自湖州苕霅二溪分流西北自宜興荆溪百瀆入  
流則自吳江長橋等處流入趙屯大盈道楊城等湖以  
入三江而澱山湖則分入趙屯大盈道楊城等湖以  
以入吳松江並洩于海頃因水政不修淩港湖泊  
潰俱久涇塞又經督率湖州府官開濬過長橋等處  
等湖并七十二淩港蘇州府官開濬過長橋等處湖

河崑山上海二縣開濬趙屯大盈道謁等浦杭嘉湖  
蘇松等府并所屬太倉州歸安等縣開挑過各該管  
地方東七千西八千及疏濬過各支河港浦涇浜河  
道共長七十萬六千七百九十丈并修築過田圩江  
湖塘岸共三千八百四十二段通長二百七十六萬  
四千四百九十三丈插座壩堰五十處共長七百  
百二十七丈共用人夫三十二萬六千五百  
五十五名俱於本年正月興工三月終工完  
又大學士王鏊吳郡治水碑記 今天下財賦多仰  
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于東南地最下最  
多水患南方夏秋閒最苦多是廷臣爭言水利而以吳  
故官多通貢民多流殍于是廷臣爭言水利而以吳  
松白茅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西蜀李公  
方著名績詔即委之進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復以  
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需顏君如瓌佐之公博訪羣  
採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由三江入海而  
東江久失故道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松江雖在  
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  
而海沙淤塞久成平陸民且虞墓其上自成化以來  
每歲開之輒畏難而止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

猶人之腹白茅吳松則尾間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  
猶脈絡也尾間不洩腹且脹為病四肢百脈無不病  
者公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地量功切淺深計遠  
邇力取諸近財取諸遠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  
責成時稿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一衆心鼓勸率  
未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檠如星垂奮如雨歡呼  
之聲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初白茅自北達于江  
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  
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二丈其深一  
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白茅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  
湖各隘為塘為洪為港為涇為濬者凡十有九吳松  
江上流頗通利自夏為港為涇為濬者凡十有九吳松  
舊形廣之深之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共深一丈二  
尺闊十八丈又于吳江浦長橋一帶引湖水散澱山  
等湖崑山濬趙屯大盈道福等浦其為浦為港為涇  
為浜尤多皆如環所理也白茅港口海潮日至沙泥  
易淤則為石牐一陽城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  
可少殺白茅之流又為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吳松之  
交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松勢弱不能蕩激易淀  
且淤又為石牐一葢疏宜興湖州諸關水歸太湖無

疑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  
水患潯吳松白茅之淤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  
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松白茅之  
役最大功費尤多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  
又部人張嗣治水議松江澤國水利爲重而其水  
道之要者則吳松江也黃浦也吳松江一道昔人論  
之已詳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于疏導之方不慮旱  
暵未及節蓄之策黃浦未開有墊溺而無旱暵黃浦  
之開則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其利  
甚大去年水潦聞父老言較之永樂三年之水今年  
尚少三四尺何昔之水反少耶蓋昔黃  
浦未開洩水之道隘今黃浦既通洩水之道徑耳然  
水勢急于貞則緩于彼黃浦湖勢奔激衝齧兩岸黃  
水益徑則松江湖勢平緩停注淤泥洩水日隘故黃  
浦之闊漸信于舊吳松江狹處僅若溝渠矣松江限  
于低鄉之東北洩水徑則益高鄉之旱而鄉與宜罕遇全  
鄉或一歲之閒一郡之內旱勞俱見惟在因其地勢  
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節蓄之方當于山浦河  
口之內避潮衝激之所運石置牐遇農月水少委人



司之以時啓閉則高鄉潮汐可到積水不洩而少旱  
矣開時則收蓄牘版無阻行舟則欲倚牘漁利者何  
由而施之哉此節蓄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于江  
中甚隘之處疏之蒲葦梗咽芟之時加巡視使之流  
駛則故道不廢洩水斯便而少涇矣此疏導以利低  
鄉也然低鄉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退高鄉之河渠  
不濬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濬一法百弊其  
初或數則曰某河若下某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濬一  
河或十數里或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鋪或止挑一  
鋪二鋪而巳或摧其高墳填其深窪而已新水既漫  
孰問其淺深見其壩址名曰清河河不加深徒增諸  
壩以阻水耳若委官督至不能時巡不熟地界多爲  
所罔故未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監  
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慎擇其人則利無  
不興弊無不革矣

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以蘇松水道盡爲勢家所據畫水  
爲井地示開鑿法戶占一區計工刻日造濬川爬用巨

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擊汰泥沙置小艇百餘尾鐵

帚以導之濬故道穿新渠巨浦支流罔不灌注明史河渠志

案郭志載嘉靖元年工部郎中顏如璫督同蘇州知府徐賢松江知府孔輔蘇州府同知冷宗元等自夏

界口開濬起至龍王廟舊江口止共長六千三百三

十六丈二尺闊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又督湖州府

同知徐鶴開濬大錢小梅等港并沿湖七十二濠以

通太湖之上流蘇州府通判孔賢開濬趙屯大盈道

補等浦以通吳松江之上流云云較正史為詳

然史載濬法具備故以正史為綱舊志附焉

附顏如璫議開吳松江略吳松江一帶流入新洋

江口夏界浦口二處交會通吳松江潮水倒入江內旋

積泥沙又因地勢卑近遂引江水順越北下并入婁

江以致吳松江易成淤淺累開復塞或謂此江出海

一百餘里去婁江不三十里并而出海似為便易不

知此江為三江之一與婁江各自通洩當旱固可合

而為一及至水溢則婁江自洩所受之水不暇又安

能并吳松江之水乎故昔人有言使二江可并為一

則神禹先併之矣此誠不易之論然先年累次修濬樂簡易而畏煩難以致二處於濬不通詢訪耆老咸謂當于新洋夏界口各置一牐冬春常開秋夏淫澇開之以分洩水勢旱乾開之以通灌漑庶幾江流常通旱澇有備又夏界口開一十六丈深止四五尺湖勢亦緩造牐無難新洋江口開四十丈深一丈五尺湖勢頗大難以作堰必委官勘議停當方可施行

二年工部郎中林文霈督率華亭縣開南橋塘金匯塘官路港站船浜北蟠龍塘南崙塘官莊涇青村港黃泥漕尹山涇米市塘共長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五丈上海縣開舊江走馬塘周浦塘站船浜鹽鐵塘六磊塘共長一萬六千五百五十丈以洩苗湖三泖澩山湖諸水使各通黃浦吳松江以入海

附巡按御史謝琬請修水利疏略謹案浙西天目諸山西來之水皆歸太湖再流入于陽城昆承潞山三湖等湖其性本皆欲東故神禹相地分疏其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以分洩之後世海塘一築其近江淤泥之地悉成土田而東江之故道塞矣使東江之水通邇北旋會入松江而趨下之性運矣故後人於常熟縣北開二浦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于崑山縣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口置立版牐潮來則局之以禦泥沙旱淤各于浦口置版牐又或設開江之卒撩淺之夫皆所以決壅塞而防汎溢也永樂間尚書夏原吉區畫經度開劉家白茅二港甚合古人之法宏治七年工部侍郎徐貫奉命繼理其事通判姚文顯輔之一時疏濬之法亦有次第舊制版牐夫卒之設圍岸之築皆未全備是以諸浦之壅塞如故近年雖有帶管兌事官既不專名亦虛設以致水利日廢乞命廷臣計議敕命專理及今秋收之後訪前代疏濬之規為來年水患之備或計各府錢糧空乏容其借取許壩北新等關課鈔支用開諸浦以洩諸湖之水復版牐以嚴新

啓閉之規立夫卒以繼疏濬之功築圍岸以防橫流之勢雖日費用浩大然計被災免徵之費孰爲多寡從可知矣

四年冬命水利僉事蔡乾濬松江上海張家浜陳村塘

馬家浜舊江青龍江

郭志

附編修王同祖治水要略治水之要有三一曰開決三江故道以洩震澤之水二曰濬治諸浦以洩江湖之水三曰疏導涇港以洩田中之水何謂開決三江故道太湖東入松江出吳江長橋長橋之水未嘗不通而所以爲東吳害者則在下流入海之處於塞積水溢而爲疹耳若復決去長橋使湖流浩至而入海之處又復不疾卽吳江崑山常熟三縣之地將爲深淵此長橋不可盡決利害甚明也東江舊跡在大柳西北爲爛路港濬湖西有急水港斜懸口小漕之西段也穀湖之東有出水港斜懸口小漕港大懸口小懸口通湖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漕大盈等浦入青龍江而出海皆東江之東段也今

諸港皆淺狹壅遏不通潮汐而東江入海之處遂塞  
者大率歸咎于黃浦奪權海墘障遏而不知江之  
塞亦自有時黃浦海壩未必能為東江害也或以  
爲東江既塞而穀湖之水由干墩等浦北入于松  
殊不知穀湖之水自屬東江其北入于吳松江者  
支流耳遂以爲可洩穀湖所受之水皆得達于東  
之舊而疏治之使穀湖百年之害可去矣何謂潛  
入海則松江可通而數百之害可去矣何謂潛  
諸浦吳郡之地北枕揚子江東通大海以西控太湖  
襟三江之水發源則自太湖東注三江以入海又  
支流北達揚子江以入海故古人于東北沿海之  
所濬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使同歸于海常熱之  
浦二十有四崑山之浦十有二今三十六浦之中惟  
海者惟茜涇七雅白茅楊林爲最大入揚子江者惟  
彌山許浦爲最大吳松江之南有大浦三六條東  
自北平被江艾祁顧會養鹽大盈南解涼月石口分  
桑趙屯內點石浦道謁蕭市金冠干墩注浦張潭棠  
梨同邱諸天張浦帆歸角直甫里渡頭東齊利刀界  
浦浮高順德大姚破墩蓋頭吳松江之北有大利  
十二條東自顧會安亭徐公北解瓦浦三林顧幕金

城木瓜夏界新浦廣浦社城新洋江馬仁小虞大虞  
尤涇梁里華祥心濱樂浦薛莊黃濱真義界西受陳  
戴墟上顧青邱奉里任浦其在江之南者則海其  
湖等水南受嚴湖諸水以入吳松江而達於海其在  
松江之北者則西受陽城湖諸水以入吳松江而達  
松江而達于海自新洋夏界以東松則反納吳松江  
松江而東北趨于海劉家港而入海吳松江迤東入海  
水以東北有浜二十二條皆北通嘉定縣界皆上海縣  
口其南有浜二十二條皆北通嘉定縣界皆上海縣  
有浜浦二十二條皆北通嘉定縣界皆上海縣  
來易于張塞廣者日狹深者日淺惟千墩一浦南通  
殿山湖浦極深闊與夏界新洋南北相望水勢相入  
屢經開濬皆為民利今宜沿江相度各浦之通塞使  
湖水平必趨于江江水利得入于海則都中東南之水  
矣何謂疏導涇港蓋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或傍江  
湖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概也涇港有公塘則決  
則竝通舟楫分利水道旱則引其水以溉田潦則決  
田之水以入涇港洩諸江湖浦塘使歸于海其利于  
農田最爲切要故凡緊要圍田水道通行開濬使稍  
深闊即取其所開之土以修岸塍如是則田間之積  
水可引入涇港通流可散灌于浦塘浦塘決水

可疾趨于江海大小相資首

又王同祖工役計費議工役計費二事常相須計

費足則工役舉故今之言治農田水利者莫急于量

財蓋工役之舉歲歲興修則繁而難行數歲不治則

廢而難葺故必相其工之大小而為之制開江濬浦

以十年為率疏決涇港築圩治堰歲歲修補或閒歲

一葺計費之出必量其費之多寡而為之制若開江

濬浦疏通涇濱之小者則取諸食利佃作之家如此則

及疏決涇港之小者則取諸食利佃作之家如此則

不煩于公不傷于民矣

又給事中吳巖工程一疏略一曰經度財力財力必

取之民閒凡遇工程一概科斂則未免府縣派之里

甲暨動鄉村臣以爲水利爲田而興財力亦必計田

而出凡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

田一頃科錢百文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衆輕易舉實

爲經久之計于每歲秋成之時折白銀徵解各府官

庫數目不許別官借貸

動支不許別官借貸



又王同祖治田奏略吳中之田高者常畏旱低者  
常畏澇治高田之法開河蓄水而已治低田之法則  
非築圩不可是宜依倣古法相地程度水勢畫而爲  
圩高築其岸令內足以圍水圩岸既固則不惟在圩  
之田可無霖澇之害且湖水不得漫衍而咸歸于塘  
浦則塘浦之水自然滿盈迅疾可以敵海潮而去浮  
淤其岡阜之地亦因水勢稍高可引  
以資灌溉蓋一事與而數利集矣  
又論治田法治田之要有三一曰築岸塍治高田  
惟在于謹隄防蓄水泉以備亢旱而已低田易沒必  
藉岸塍以禦之永樂中東南大水命尙書夏忠靖公  
治之其法常以春初編集民夫修築圩岸取土于附  
近之田以杵堅築務令牢固復于隄岸之內再幫子  
岸以廣基謂之抵水岸又令民于岸上種藍不許種  
豆種藍則土日增而岸高種豆則土隨根去而日削  
也築岸既訖又令民簞泥填實取土之田俟土乾可  
復耕種其法密矣爲今之計莫若使民于春和之時  
或取土于田或開濬經港因土築岸以固基本又須  
嚴其令緩其期蓋令不嚴則大戶田多者憚于費煩  
與浮言以阻之小民無力者困于工役輒簡略以應

之而塘長圩甲人等又從而科歛誅求責緣差放弊  
端百出圩岸未築而民已重困矣故必嚴申禁令若  
男不緩而欲速無益有損蓋客土雖增高堅築性未  
相入驟雨一傾大水卒至坍塌隨之矣故必以三年  
爲期而後可一年築基補築水次逼裁菱蘆芟茅使  
能護岸土本固矣增修加土如法堅築經歲草生土  
實三年增土植楊向使根可而岸待其稍長歲荒  
其枝恐受風搖動岸善崩也誠如是歲歲令民增土  
修築岸日堅固功不煩而利可久矣一曰修壩曰  
人制田之法率因水道以正經界曰壑曰瀆曰浜曰  
塘曰浦縱橫曲直大小深淺或通或塞茶布井分有  
圩田之象焉其通也以洩水其塞也以禦水皆使不  
爲田害而已歷歲旣久水道寢廢民之習於舟楫專  
于網罟者皆決隄防以通江潮水勢漫衍田疇日損  
今圩田之外止通水道之大其諸小壩小壑浜之類  
舟楫往來之道出入必由之處盡行壩堰高與岸等  
則水不亂行而壞墜岸矣范文正公常論于朝曰江  
南圍田每一圍方數十里內有河渠外有門牐旱則  
開牐引江水之利潦則閉牐拒江水之害今亦不能  
爲門牐啓閉但能修舉壩堰以爲隄防其利亦博矣

一日分大圩蓋東南水田皆以岸墜為裏外通水道  
以時蓄洩在宋謂之團田皆有字號名色然圩田之  
置隨地形廣狹水道遠近為之大小一圩之田多或  
至于二千畝或少或不及百畝小圩之田民力易集  
墜岸易完或時遇水則車戽易遍水潦易去雖有巨  
浸莫能為害而大圩之田墜岸既廣備禦難全雨潦  
衝激京補西塌皆蕩然淹沒矣縱使修舉令民車戽  
積水然居民有遠近之不同民力有富貧之不一地  
形有高下之不均故大大圩之田遇災不救者十居  
九今莫若較田圩之大者取而分之以二三百畝為  
率因其高下督民取土裹以墜岸則田圩之形成矣  
或謂分圩必須開河取土裹以墜岸則田圩之形成矣  
田在圩者率皆自爰執肯捐其所有以供開河築岸  
之費今觀大圩之內多有溝洫其所有以供開河築  
古人之制之所以備旱潦者也不通處則但取其兩  
墜岸就以分圩裏田其道仍須令圩內之民共築  
為圩岸不必更開河道仍須令圩內之民共築  
實取土之田庶幾無偏損也其圩內無溝洫之屬泥  
雖有一二而不足以供分圩者則圩田中旁界岸築  
為徑墜或盤十字形或廿字形或三十字形或井字

形各隨田之多寡為率如此則取土甚便  
 為力甚易不必開河費田而圩岸修矣  
 又大理寺丞周鳴鳳條議水利略陳二事  
 一曰東南之患  
 官以圖責成臣惟府州縣官職守繁重  
 文誦主事一員或照傅潮郎中一員或  
 一員督復一督理仍乞特敕巡撫應天  
 意提督復一督理仍乞特敕巡撫應天  
 大臣一員督復一督理仍乞特敕巡撫  
 與修果有成方許回京復命二曰疏海  
 流臣惟治水之法必下流通利為先近  
 嗣濬吳松江達夏界浦以入海又濬白  
 而白茅之水尤為駛急實惟吳中之利但  
 海潮驟至原留海口堰壩一時開濬不  
 渾潮日淀積有於沙橫障海口以致上  
 阻壅必須設法疏濬仍查撥導河等項  
 潮歸條撥淺之法務使海口常通則吳  
 矣

又濬支河以修圩岸疏略臣惟吳中之田近湖沿  
江地皆卑下常有水患近山沿海地皆高阜常有旱  
災昔人治高田之法有塘有澮有潭凡緒水以灌田  
者皆是也其治低田之法則繕田四圍築防謂之圩  
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低鄉支河之水容  
受衆流比田反高若非圩岸以圍之則蕩然巨浸途  
不可田故低田賴圩岸甚于都邑之賴城池也近歲  
既濬吳松白茅以洩震澤之水爲今之計必須開濬  
支河積淤之土因以修築舊圩之圩岸第一切務也  
高厚足禦湍急之流實今日水利第一切務也  
又疏略吳中水利固以濬支河修圩岸爲急究其  
本原則支河淤塞由圩岸坍塌由人力怠  
惰而怠惰之弊其故有三小民一遭水潦困于工力  
難繼大戶田連阡陌病于顧理不周間有收租彼  
大戶之田在小民原非己業在大戶止圖收租彼此  
孰誤更不葺理今欲興修水利若夫役不均益滋民  
害合無一應築圩夫役但係工程簡易者就令本圩  
有田得利人戶不分官民一體計畝起撥若工程浩  
大必須通融處置者官爲雇募小民應役亦不得剋  
或工價以致負累其勢豪之家假借開河名色索計

夫役以便私圖或因而賣放營利及與在官人等包攬作弊者聽督理官指實參究

二十四年呂光洵按吳奏蘇松水利五事詔悉如議光

洵因請專委巡撫歐陽必進從之明史河渠志諸志皆作二十三年

附呂光洵疏略一曰廣疏濬以備潴洩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受太湖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田常苦旱卑田常苦潦昔人于下流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入江由東入海又引江湖流行于間隴之外是以潴洩有法水旱皆不為患近來縱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勢盛一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漑于是高下俱病歲常告災治之之法宜先治潴山等處一帶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柳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潴山之水以達于海清白茅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

流者皆有所歸渚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淤  
無所憂矣于是乃濬艾祁通波以濬崑山之東濬許浦等  
塘以濬嘉定渚大瓦等浦以濬崑山之東濬許浦等  
塘以濬嘉定渚大瓦等浦以濬崑山之東濬許浦等  
河以濬武進凡閘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使復舊  
也一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蘇松常鎮最居東南下流  
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淤而難洩雖導河清  
浦引注于江海每遇秋霖汎漲則河浦之水逆行田  
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  
水民甚便之司農丞鄭直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臣  
嘗詢問故老以爲二三十年以前民閒足食無事歲  
時得因其老餘力營治三十年以前民閒足食無事  
勤苦救死不贖不暇修繕故田而田漸壞而歲多水災  
宜令民閒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而水高則  
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  
漫行而咸歸于河浦則不待決洩以資灌漑而岡隴  
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漑而水高則  
于低田而已一日復版牖以防淤潑河浦之水皆自  
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

數年卽沮洳成陸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  
七八里夾流爲牐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  
不啓以蓄其流歲勞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  
牐有三利蓋謂此也宋臣鄭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  
江東至于海自海北至揚子江沿江而西至江陰界  
一河一浦大者皆有牐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與僑  
言合然多堦廢惟常熟縣福山牐而今金壇縣議復莊  
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牐而果于橫澨練塘鹽鐵  
家牐江陰縣議復桃花牐嘉定縣于橫澨練塘鹽鐵  
塘各置牐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凡河浦入海  
之地皆宜置牐然後可久而不壅以爲獨數處爲然也  
一曰量緩急以慮工費夫經略得宜則事易集施爲  
有漸則民不煩往歲興作皆并役于一則時是以功未  
成而財力告匱今宜令所在有司檢勘利害大小緩  
急其最大而急者卽令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其次  
者又明年修之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  
水利之法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  
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二等給米三升就令開濬各  
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爲一舉而兩利  
者也



松江府志

卷十

四

年分每于農隙各自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  
費用皆取于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賦贖大治矣一曰重  
止通計所費不過二三萬而水利大治矣一曰重  
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理事難建事者數十人  
而成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最著蓋委任特專歷  
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最著蓋委任特專歷  
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遣大臣疏治多欲以  
歲月成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敕撫臣務  
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敕撫臣務  
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疏濬經略之宜工程  
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其成功其水利有  
有司官員凡遇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債事  
功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債事  
者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  
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利之要也然  
有三患焉臣聞羣志難集浮言易與是以事每阻于  
旁撓功多曩于垂成竊見近湖咽喉之地淤廢豐衍  
多爲民閒所據一旦欲取疏之是必辭揚其說以爲  
興作不便患一也工役之費出于侵欺而善侵者類  
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常廉治二十餘人而

有司者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究今欲悉治其類而清  
之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患二也郡縣有司其  
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于從事其因循觀望隨俗  
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患  
三也臣愚以爲屏此三患

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

又水利工計議五條一口估計土方之則查先年  
開濬吳松江事例每土四而深闊各一丈曰一方約  
計二十工每夫工食銀五錢似爲太多今當少加節  
縮每方須銀四錢十方則四兩積而至于百千萬方  
亦皆如此估計始以一里較之若面闊十丈底闊六  
丈上闊下狹折算實該八丈每方一丈合用人夫一  
十六工一帶八方則該人夫一百二十八工一里則  
該土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八方合用人夫二萬七千六  
百八十八工動支工食銀六千八百九十二錢一  
該土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八方合用人夫二萬七千六  
百八十八工動支工食銀六千八百九十二錢一  
里則該土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八方合用人夫二萬七  
千六百八十八工動支工食銀六千八百九十二錢一  
十六萬八千八百一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八工動  
十兩設使其關倍之則人夫工食亦當倍之是爲銀

松江府志

卷十

望

一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兩夫費此以開百里之河  
其利于兩旁之田當不下億萬畝若能宣防不怠則  
永無旱澇之虞歲享豐穰之獲而丈量驗派則又不  
可無法也土之爲方凡當河底者必深近河岸者必  
淺後深難于牽折驗派難于均平須每方有一帶之  
通力合作務令深淺均難又民之負土河有闊狹而  
路之遠近隨之往返之閒近者便而遠者艱難以概  
論須差爲等級如河闊十丈者每方派夫一十六工  
若闊十五丈者則加一丈者每方派夫一十六工以  
次遞加大約以三十丈爲率加至四丈而止設有更  
闊于此者亦當如數加之寧使民有餘力毋使土有  
餘工也其或民有勤惰勤者未及限而完工其應得  
工食必盡給之惰者不得以亂羣矣至于開挑之法  
務在遠堆新土但役夫自河底負擔而上遠堆尤難  
愚意每帶兩旁各造木車三乘如方盤之式駕以四  
輪大約每乘可載土十指使二人挽之則一車可當  
十夫去遠而民力省矣若其工食則比諸役又當  
少加蓋彼寡而此多其用力不無勞逸之殊也一日  
召募夫役之方頻年以來三吳早勞相仍饑饉存至  
小民固極獨察大戶亦漸衰微若欲論田起夫則田

多者難于應酬田少者苦于擾害若欲挨戶編役則  
 丁富者或能取足家貧者何以勾補莫若做雇募  
 以之法而行之各府州縣凡有關係小利者先令  
 畫措置錢糧已完計費已足然後量河渠之大小  
 土方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為夫役之多寡先期  
 諭每都每畝限名開報官為雇募假如一畝十甲  
 甲報夫二名通畝該夫二百七十名即以為三府  
 一州七縣為里三千八百七十有六是為三千八  
 七十六畝應出夫七萬三千五百二十六名每夫  
 一月而罷是為二百三十二萬五千六百一十二  
 一里而罷是為二百三十二萬五千六百一十二  
 可開河二百里而罷則為四百六十九萬七千二  
 八百工可開河三百里而罷則為此夫工總而合  
 之不足慮析而散之何幹河之足憂哉其因貧赴  
 則不掬多寡亦于各該都畝編管或用並須擇精  
 就令千戶鈴束與民丁一體差用並須擇精壯  
 老弱每夫十名或二十名取具各該都畝糧塘里  
 甘結又須每名官給竹木小牌一面其一面填寫  
 府州縣委官某夫長印官火烙花押以便稽查令  
 州縣字樣下用長印官火烙花押以便稽查令各該

掌印官并治農官點齊押赴工所擇信實強幹者立  
爲千長百長委才能丞簿典史巡檢大使或納粟陰  
陽典籍引禮省祭等官以分督之庶幾有所統攝而  
通逃竄匿之弊可免也然召募之法各須附近宜令  
各府州縣將應募夫役銀兩各該掌印官自行附近  
雇募所不足者加工抵補則彼出銀而民免跋涉之  
勞此得民而事有底績之望誠兩便之策也然大衆  
烏合難保無虞必頓大舍置井竈時作止禁暴虐薪  
芻並給醫藥有備設有不幸而死者又必爲之葬埋  
而厚恤其家則百姓樂于趨赴非惟可以成大功而  
東南亦無飢民矣若夫經久之計則必倣前代撈  
淺開江之制及復主政姚公舉人秦慶請置導河之  
夫每年于均徭內撥用其土著之民專習淘撈之事  
免其別差著爲定令又須于沿江沿浦之處置爲鋪  
舍若運河之浚鋪或募貧民之壯健者每鋪或五人  
或十人給以導河夫銀令其以時葺理且視有附近  
荒田與之開墾官給耕具穀種使有恒業可居而守  
則江浦永無於塞之患矣一曰給散糧餼之規必須  
將應用錢糧撥聚一處擇委廉能府佐一員掌之計  
河派夫計夫給餉遵照先年開濬白茅事例每工給

銀二分五釐若凶年穀貴則每工給米一升給銀二  
分使可足用其銀米府佐給之丞簿等官丞簿等官  
給之千長千長分給百長百長零散各夫或五日或  
十日一次關支每遇將散之日讓令丞簿等官各赴  
各掌收錢糧官處計夫數之多寡每夫長給關防號  
票一張上開夫長某部下原管人夫若干逃亡疾病  
若干現在若干應支工食銀米若干領散各夫長執  
照臨期憑票關支關支既訖又須丞簿等官監臨各  
長隨數分封以憑府佐不測稱驗先期給與令可豫  
備薪米設有剋減插和者嚴加究治計贓賠補其銀  
每兩須加耗三分米每石須加耗三升抵補虧折則  
人人沾惠無不均之歎矣一日督責考驗之法切照  
先年開浚吳松江事例每夫一萬名選委精強府佐  
一員為巡視官凡夫長所管夫役各令該管丞簿等  
官用千字文照數編號簿記每日辰時各夫長照依  
原分字號每十名用字一個如天一起至天十止寫  
在面上候巡視官至挨號排立以便查點仍用木牌  
一面大書夫長姓名該管人夫若干其幾字號堅立  
旗竿一根懸牌在上其旗色百長用藍千長用黃上  
寫各長姓名以便趨赴卽工之日與民約信假公每

方派夫二名則以八日爲限每方派夫四名則以四日爲限積而上之皆如此限有職限者則本夫重加鞭錘號令示衆而百長千長至丞簿等官亦皆與有責焉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又須置循環簿二扇紀其陰晴以稽作輟經始之時隨所開河身淺深樹木爲的工畢之日量河底闊狹用滾木一根以索挽之循河而往稍有壅礙卽加究治罰其再行開挑勿給工食決壩之後拔去的木復以鐵足木鷺浮于水面驗其淺深其制大河深一丈二尺幹河深一丈枝河深八尺隨流而下稍遇淺淤必卽傾仆計其淺淤丈尺之數于百長千長名下追其工食而承簿等官亦計畝以枉法論其有勸精圖效者夫長則勞以花紅優其禮遇丞簿等官則加以旌獎陞其品秩則偷惰者無所容而勵精者益勸矣大抵考驗百夫在百長考驗百長在千長考驗千長在丞簿等官考驗丞簿等官在府佐而守令則兼之也一曰催徵會計之條考往歲興修出銀之法皆臨時取辦難百端今須先事儲財量出銀役凡一應無礙錢糧貯積待用有司不得別項支銷設有不足則當因時制宜明白開奏或取諸存留餘米如周文襄公國初

舊額或折銀解運如嘉靖十年恩詔事例則  
耗贈所減亦當數十萬矣此所謂經費也

又水利考松江為蘇州下流去海甚近北截于吳

環繞皆源于太湖而委之三泖三泖一曰圓泖一曰

大泖一曰長泖旁醴為數渠自泖湖北出為趙屯流

逕望河逕至胥溝分流為內熟浦為會仙浦為古盤

浦為南潞浦為涼月浦並入于江又東出為大盈浦

逕南漕港絕橫泖合北漕港由新河會于青龍江白

鶴江入于江又西出為大石浦北逕崑山之道弱浦

干墩浦入于江圓泖則東出為橫山塘過沈涇塘北

折至通波塘由顧會浦分流為艾祁浦為崧子浦入

于江大泖則東出為漕浜又東出為走馬塘並北折

而東為七里涇由通波塘入于江又東出為石湖塘

歷東西山涇台秀州塘北流從通波塘入于江此並

華亭青浦二境自西迤北入江之水也長泖則東出

斜塘為橫潦涇又東流為瓜涇塘為詹家匯北折為

黃浦為范家浜二百五十餘里合于江逕南潞口入

於海又東出為歸涇塘為胥浦並東入于橫潦涇

入於黃浦又東出為滙涇塘合于胥浦入于橫潦涇



此竝華亭西境迤南入浦之水也浦于湖柳其所宜  
洩視他浦最爲要害往時東江濬利其分流入海甚  
徑抵厓家匯不能至黃浦至南折奔注東江入海甚  
之廣深僅半松江諸水皆屈流入黃浦勢頗紆緩浦  
淤塞頗多施功甚難乃開崑山之夏靖公原吉以松江  
浦擊太湖之水入劉家港又可逕入海乃清令廣深上  
其旁有范家浜至南踰口可逕入海乃清令廣深上  
屬黃浦于是水勢遂不復東注松江而盡縱諸水以  
入浦勢自是數倍于松江矣今考其入浦之水自  
李塔匯分枝者則有若南錢塘官紹塘米市塘南俞  
塘鹽鐵塘北俞塘河涇駟馬塘六磊塘東溝新村塘  
吳店塘烏泥涇華漕港龍華港蒲匯塘諸水此竝華  
亭上海二境自南迤北而東入于浦者也自界涇橫  
渚分枝者則有若高蔣涇顧胥塘前後岡塘上下橫  
涇方塘淺沙塘金匯塘塘顧巷下沙浦鹽鐵塘都堂  
浦沈莊塘周浦塘三林塘黃稻樓馬家浜陳村塘諸  
水此竝華亭上海二境自南迤北而西入于浦者也  
共盤龍塘沙岡塘竹岡塘橫厓塘新涇諸水則又二  
境之間自南至北達于浦而通于江者也夫浦勢隘

悍入海徑易議者以爲可補東江之闕又以爲松江  
清則太湖之水盡決而東南境內受水多必汎溢爲  
害若松江既清宜急復東江故道使水勢奇分則三  
郡宜皆有益或又以東江通則鹹潮溢而近江之田  
復爲斥鹵之壤矣通東江不利其言如此雖  
未必盡是亦竝爲論次庶計議者有考驗焉

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翁大立言東吳水利自震澤濬  
源以注江三江導流以入海而蘇州三十六浦松江八

匯毘陵十四瀆其以節宜旱澇宜于吳松白茅七浦等

造成石牯啓閉以時

明史河渠志

四十二年給事中張憲臣言蘇松常嘉湖五郡水患疊  
見宜先濬支河築圩岸然後舉水之大者白茅港劉家  
河七浦楊林及凡河渠河蕩壅淤者悉加疏導帝以江

南久苦倭患民不宜重勞令酌濬支河而已

四十五年參政凌雲翼請專設御史督蘇松水利詔巡

鹽御史兼之

明史河渠志

隆慶三年

郭志作四年正史書三年者從其朔也

巡撫都御史海瑞疏吳松

江下流上海淤地萬四千丈有奇江面舊三十丈增開

十五丈自黃渡至宋家橋長八十里

明史河渠志

附海瑞疏略吳松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年來潮泥日積填淤太湖因之奔湧四溢淠汜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吳松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臣于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二尺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

分今二麥未布方春正月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  
 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  
 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深陽縣鄉官  
 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飢  
 民按工給與銀穀于今正月月初三日興工挑清委松  
 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  
 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飢民稍安戢但  
 工程浩大本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  
 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雖有收  
 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飢  
 當卹吳松江水道國計所關敕下該部酌議量留蘇  
 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  
 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  
 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  
 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松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  
 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處一例取用  
 彼處飢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松借飢民之力而故道  
 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幸  
 甚

松江府志卷十終